

赤嶺守，《琉球王國》 東京：株式會社講談社，2004。228 頁。

林滿紅*

從台北搭飛機到琉球的行政中心那霸，僅僅一小時的航程。這些以珊瑚礁為主要地質的琉球列島上，自西元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間，曾經有一個在東亞海域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琉球王國。在當時，台灣除澎湖外還是漢人尚未大舉到來前的原住民社會，與外界少有往來。琉球大學赤嶺守教授於 2004 年推出的《琉球王國》一書，很清楚地解析了琉球王國形成的背景及其發展，同時讓我們對朝貢體系與華僑的關係也有進一步的瞭解，並對中國與東亞各國在朝貢體系中的尊卑秩序，提出與一般中國史論述相當不同的視角。琉球王國的整個興衰軌跡，很值得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參考。琉球歷史自然也會牽涉《隋書流求國傳》的流求是琉球還是台灣的問題，可作進一步的討論。整本書的寫作，深入淺出，非常值得參考，故特別寫此評介。

近年來，濱下武志教授經常提起華僑與朝貢體系之關連，但較側重朝貢體系進展過程中所帶動的商貿活動，以及如何為後來的華僑商貿網絡打下基礎。¹赤嶺守教授則更深層地談到明代朝貢體系的緣起與華僑的關係，對於朝貢體系中商貿活動如何開展，也有進一步的刻劃與描述。在中國的宋朝，貿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¹ Takeshi Hamashita,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in the Asian Historical Regional System, 1700-1900,” 收入張啓雄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論文選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 145-164。

易收益成為國家的重要收入，政府鼓勵貿易活動，有些華人因而散佈到東亞和東南亞（頁 24）。當元明之際，日本進入南北朝互爭時期，九州地區出現一群騷擾東亞沿海的倭寇。明朝取代元朝之後，一些反明勢力便與倭寇聯合威脅明朝的安全。同時，殘存在北方的蒙古人也不斷挑戰明政權。明朝的當務之急便是要將倭寇問題控制下來。除了海禁，朝貢體系也在一些儒家學者的建議下建立起來，以吸收倭寇集團所欲汲取的貿易商機。此時的海禁政策，斷絕了華僑與中國的生意往來。他們之中有人即與外國政權結合，配合明朝政權建構朝貢體系。在這過程中，華僑或充任使節、翻譯，或提供船隻、雙方交流與生意相關的知識。琉球與暹羅都有這樣的例子（頁 32、41-42）。

朝貢體系有兩個側面：一為屬國將貢品送到北京，北京的中國皇帝也會有所賞賜；一為北京派使臣到屬國為新的國王冊封，給予王袍、印信及其他賞品。最終的朝貢地點在北京，除了朝貢與賞賜之外，在禮部的監督管理下也可以進行商品交換。在抵達北京之前，使節團有時候會停留在某些地點。以琉球為例，有些人與使節團同抵福州之後，甚至停留三年之久，以待與下一個使節團同返。在明代，有官設牙行；在清代則有包辦商人，監督使節團的附帶商品與當地交易。在冊封的部份，於中國的使臣抵達之前，屬國的人會先到中國商談相關事宜，其中包括可能交易的商品種類、價格與數量，交易則在冊封儀式之後進行（頁 157-159、165、183-185）。一般來說，朝貢貿易的利潤為屬國國王所專有，但朝貢貿易商品的購買或出售常由包商負責（頁 76）。在正規的朝貢貿易之外，尚有隨團而來的許多人所帶來的商品與中國民間交易（頁 41、70）。

有關朝貢體系，一般的中國史論述會以為這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政治秩序。固然，屬國從中國皇帝那兒接受了國王的袍服與印信，在給中國皇帝的文書中，他們使用中國曆法。以琉球來說，琉球國王與福建布政使間以咨文平等往來，但與中國皇帝則以「外臣」的身份，用上行文書之「奏文」（頁 75）。當屬國之間相互溝通時，以琉球來說，其與暹羅或其他東南亞國家往

來是平等往來。然而，琉球的地位相對於朝鮮、日本是較低的，日本的僧侶可以成為琉球佛教方面的國師（頁 61），華僑也能夠在這個國家世襲丞相之職（頁 65）。當琉球與日本進行往來時，也使用日本的曆法。朝貢體系因而是多中心而非單一中心。

琉球的興衰與其在東亞海域中介角色的起伏有著密切的關係。約在中國的唐朝時期，琉球曾向日本納貢。之後，琉日關係曾中斷一時。宋明之間，琉球與日本、朝鮮、中國都有商貿往來。當明朝以平定倭寇為條件，要求日本建立朝貢貿易而未獲允諾之後（頁 44-47），因為琉球列島正是倭寇泊船之地，明朝轉而與琉球於 1372 年建立朝貢貿易，以有效地取代倭寇與中國的地方勢力合作進行的貿易，琉球也因而成為明朝在中亞、東南亞、東北亞、東亞所有的屬國當中最重要的朝貢國，明朝給予琉球的貢期多於其他屬國。在琉球王國的宮城——首里城正殿，有一個約一個人高、四個人寬的古銅鐘，是 1458 年前後打造的，鐘面刻有一段文字，標題為「萬國津樑」，內容明言琉球王國是日本、東南亞、朝鮮與中國貿易的重要中介，這也因為琉球貢數最多，貢期最長，很多國家需透過琉球與中國進行貿易，各國與琉球之間的貿易關係也因而加強（頁 34、36、55-57），直到大約 1540 年，「日本銀—中國絲」的貿易興起之後才有所變化。中國人如汪直等所領導的倭寇取代了日本人領導的倭寇，並掌握這個新的商機（頁 78）。此時葡萄牙人也來經營這個生意，西班牙所屬菲律賓興起的美洲銀貿易，也為私人貿易商提供了機會。清朝雖承續了朝貢體系，但是隨著日本愈加限制銀的出口，琉球王國的經濟因而大受打擊。薩摩藩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控制了琉球，在這期間，琉球對江戶的朝貢更加頻繁，江戶幕府雖仍默許琉球對中國的朝貢活動，琉球也大量引進中國文化以建構自我，並用水產物等維繫與中國的朝貢貿易，但受日本的箝制日深（頁 92-102）。1872 年，日本政府設置「琉球藩」，歸外務省管轄；1874 年在台灣發生牡丹社事件之後，日本要求琉球對中國停止朝貢關係；1875 年以後，琉球移交內務省管轄；1879 年，日本正式將琉球納入版

圖，琉球國王被遷至東京，琉球設沖繩縣，並終結了琉球對中國的朝貢關係。中國方面雖有抗議，但隨著 1885 年安南轉為法國殖民地、1886 年緬甸轉為英國殖民地之後，在 1895 年的《馬關條約》裡，中國承認朝鮮獨立，並割讓台灣給日本，中國已無力關照琉球（頁 196-197、209）。台灣就在琉球王國中介角色式微之際、日本銀——中國絲帶動中國海商活動時，加強了在東亞海域的中介地位；此後，或對東亞、或對中國大陸、或對美日、或對全球貿易不斷開展。²台灣如何立於不敗之地，琉球王國的故事，正可借鏡。

至於寫於七世紀的《隋書流求國傳》的「流求」是否就是台灣，從十九世紀末到 1970 年代，歐、日、中等國學者有上百篇文章進行論戰。台灣學者在 1945 年以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大都以為是指台灣。³赤嶺守教授在此書中只指出兩種說法，沒有定論（頁 9）。關於這個問題，賴福順教授於 2003 年提出的重新討論，⁴值得重視。賴教授認為，在傳統航海時期，必須要以一些比較凸顯的自然景觀做為行船的航標。《隋書流求國傳》中，將軍陳稜到「流求國」之前的最後航標是高華嶼（即釣魚嶼）與龜鼈嶼。往後諸多中國方面的古文獻，即使明顯沒有參考《隋書流求國傳》的痕跡，但越到明代之後，在高華嶼、龜鼈嶼之後的東行終點已改為「琉球」。鞠德源教授所列文獻，⁵與賴教授所列不完全一致，但可看出同一結果。鞠教授更有一張相片指出，龜鼈是琉球特產的一種大型山龜，為一種陸生龜，背部的後緣有鱗甲。⁶龜與那霸附近久美島的久美，發音同為くめ。在赤嶺守教授書中，指出久美島是明代進貢船或冊封船等在經過釣魚台列嶼之後的下一個航標。久美島到達之後，進入那霸港，即可抵達流求國王的王城。寫於八世紀的《日本書紀》

² 參見：林滿紅，《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

³ 例如，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台北：正中書局，1958），頁4-5。評者在台大學台灣史時受楊雲萍教授影響，也沿襲此說。見林滿紅，《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頁275。

⁴ 賴福順，〈流中航線研究（上）、（下）〉，《台灣文獻》，卷54(2003)，頁1-2。

⁵ 鞠德源，《日本國竊土源流》（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上冊，頁490所附甲表共4頁，及下冊圖38、39b。

⁶ 鞠德源，《日本國竊土源流》，下冊，圖7d。

與《續日本紀》都記載了久美島的南島人曾到日本進貢（頁 8），也可印證龜龜嶼在七世紀時可能的人類活動。《隋書流求國傳》的「流求國」既為一個航線的終點，所謂流求同時指台灣與琉球，也就不能成立。早期以「流求」為台灣的學者，認為《隋書流求國傳》的「流求」土著有獵人之風，為台灣所有而琉球所無。賴教授認為，像這種人文現象經過幾個世紀會發生比自然現象更多的變化，是可接受的。不過，就評者而言，即使在人文方面，《隋書流求國傳》稱「流求」為「國」，很值得注意。赤嶺守教授在書中頁 18 展示一張琉球的城跡相片，說最晚在十一世紀琉球由南到北的島嶼有三百餘座這種與中國、日本不同的城，先有單廊，後有多廊（頁 18-19）。西元 200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琉球這些城的遺跡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些證據說明了《隋書流求國傳》的「流求」較為可能是琉球，因為台灣原住民的政治組織沒有發展到有城、有國這樣的規模。

有關琉球王國的研究，在資料上有一大困難。1879 年琉球國王被迫遷到東京之後，王國的檔案也轉移到東京，在 1923 年東京大地震時毀於一旦。二次大戰末期，琉球是盟軍與日軍激戰之地，留在琉球的資料也大多燒燬。戰後有關琉球王國歷史的重建，主要靠琉球以外地區留存的資料，例如台灣大學所藏〈歷代寶案〉——琉球王國對外往來文書抄本，日本、韓國、中國或東南亞各國所保留的相關資料。赤嶺守教授此書主要以近年研究成果為基礎寫成。赤嶺教授生在那霸，對琉球歷史有深厚的感情，其大學本科讀的是明治大學，研究所則在台灣大學歷史系就讀十年，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直接回琉球大學任職。由於作者有深厚的日本史、中國史乃至東亞史背景，全書很能將這些歷史與琉球史交叉論述。在論述過程中，圖文穿插有致，敘述循循善誘，書出版半年即已二刷，是值得東亞歷史學者或一般讀者一讀的好書。